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耳食錄二編 第四卷

奎光 諸生某，銳意進取。歲當賓興，往往夢中躍起，走叫出門外，曰：「中矣中矣！」已又作報喜人索彩錢狀，往復爭競。良久，復就牀，鼾然睡去。次日憶之，惘惘然如不第者然。

又聞人言，登科則奎光且見。一夜，有偷兒灶火竈窗間。某正擁被冥想，見之，喜曰：「殆奎光耶？果爾，當再見。」偷兒承意復耀之，某大喜，遂熟睡不疑。偷兒盡發其囊篋以去。

燕

豫章某節婦家，歲有雙燕巢其堂。後雌燕獨來，蓋亦孀矣。或謂孤燕不祥，毀巢而逐之。燕旋毀旋葺，終不去。

他日，忽有雙燕者徑來奪其巢。孤燕露處宇下，孑然悲鳴。而是夜雙燕竟為鼠齧以死，孤燕乃復，聞者快之。

節婦既貧，鬻其室他徙。明年孤燕至，訝主人已非，徘徊舊巢，已復去。卒訪得其新居，構壘處焉，去來者十九年。

周厚庵來都下，述於餘。此與姚玉京及衛敬瑜妻事略相類。噫嘻！今孤燕尚無恙耶？可不謂貞且義習？夫鼠，黠而竊者也，乃亦能俠，善乎哉！

葆翠

某生篤學，自少至長無交遊，誦讀之外，亦無他嗜好，泊如也。

讀書城中某寺。其鄰以宅警他徒，有叟挈眷來，稅居之。鄰故有樓，俯臨生書室，久局鑰。翌日，忽施簾幕，甚華煥。俄有女子自樓出，妙齡殊姿。生見而好之，木立移時。女憑檻他顧，略不垂盼。徐徐奉簾入，徑闔其扉。生徘徊竊歎：「天下乃有斯人耶！」翹首樓上，冀女且復出。數日杳然。生意必叟眷屬，即往謁叟，欲結比鄰歡、為朱陳計。門者謂主人性介，不願宴見賓客，置刺不為通。生怏怏而返。次日復往，則杜其門焉。由是益悵惘欲絕，日對樓凝望冥想，而誦讀之聲不復作矣。

一日薄暮，微聞樓上步履聲，屣乃啟，彷彿見紅袖。生喜，注目待之。忽微風颺然，一箭出簾間，生驚閃避，已著地。拾視，蠟鏃耳。少焉，女挾弓矢出見生，似甚怪怒，復射之。生神奪，不復知避，又以蠟鏃無傷也，仰面受之。箭發，中生頰，甚痛楚。拔視箭端，易以繡針矣，流血及頰，女乃大笑趨入內。

生既病創，數日偃臥不能起，終不怨女。念女戲而賣己，殆非無意者。且以投梭故，博傾城一笑，計亦良得，及瘡，則樓上簾幕無見，局鑰如故矣，淒然喪魄，訝叟何故遽遷去。偵諸其門，則叟殊未遷。卑辭叩門者，乃知叟蓋山西富人，有二子，外商，室中止老婦，及灶下婢耳。始悟女竟非人也，熾念頓灰。然猶時時憶其美不置，遂感疾，遷延臥榻上。

家人聞之，請醫來問狀，生但瞪目直視，不復作一語。舉室驚悼，謂生且死也。無何，躍然從牀起，神色怡然，若並無疾者。家人愈疑駭，環而守之。生辭焉，弗聽三，始相引趨出，伺諸窗間。則聞生語曰：「退矣退矣！卿盍前？」少間，生又曰：「君太惡作劇，乃以人面為鵠耶？」則聞有吃吃笑者。笑已，乃答曰：聊相試耳，君乃不怒。既知為異物，乃復為畏，且念我且病，君良苦矣，而情亦至矣！是以來。」家人聽其語，知其鬼也。急排闥入，共徙生以歸。生悲怛無已，奄然復病，飲之藥弗效。更為召巫。生乃見女來笑曰：「巫焉能驅我，適誘我耳。久欲視君，苦無間，可乘此一遊。」生欣然從之出。略無阻隔。

條忽間行人一室，繡帷香榻，壁有圖，瓶有花，琴書玩好之屬，位置疏雅。女辟旁闥引生出簾外，憑欄而指曰：「是何處？」生審視即己書室也。始覺身在女樓中，益自喜且幸，已於門側得斷弓及矢。生問：「此射我者耶？」女粲然曰：「然，為其射君，罰而折之矣。」生亦笑。生既與女處，因問女姓字，女曰：「妾前明張總帥女也，小字葆翠，遇疾夭逝，棲魂於此，斃守泉關，未敢自洩。感君意厚，故不避非禮，赴情申義。不幸形跡乖異，見防於人，遲遲至今。」生曰：「鬼真畏人乎？」女曰：「非也。桑濮之事，安得然不避人目？彼雖不見，妾實恥之，非畏之也。」生曰：「吾與君今日殆夙緣耶？」女曰：「非緣也，情也！無緣者神魂不清，飛絮因風，飄萍逐水，偶合偶離耳。妾向遇君蓋如此矣！若情之所結，自有而無，亦自無而有，由生而滅，亦由滅而生，山川不能間，死生不能隔，而天帝神明不能禁也。」生曰：「卿埋香已久，九原寂寞，盍為再世玉簫乎？」女曰：「鬼之不欲生，猶人之不欲死也。人不能不死，鬼則可以不生。且人之生也，飢寒伺其身，職役勞其形，嗜好攻其情，災患恤其慮。妾嘗為人備領之矣。而渣化以來，舉不復有，此何樂如之？雖有絳雪神丹，還魂靈草，不願服也。」生唯唯。

歷三日，女促生歸。生恐失女不肯行。女曰：「無傷也。君歸請宣言於眾曰：『聽我，我乃生；不聽且死。孰與聽我？』眾必聽，則使人迎我於樓，妾即至矣。不然，幽遭亦何可長哉！然須將幣帛，具輿馬，如婚娶禮，妾乃行。非以為文，禮不可廢也。」生唯唯，遂歸。

忽從榻上起，則聞家人驚喜曰：「生矣！」問魂亦何之，生如女教。家人不忍違，為娶女以歸，居室如夫婦。女性貞謐，不好冶嫖，生之外雖三尺童子莫能覩也。

生有外兄某，聞其事欲求見女，女不可。某堅坐不去，語漸褻嫚。女掩耳讓生曰：「閨幃之中，安得容淫朋穢語？幸速遣之。」某聞慚而出，其嚴凜如此。女流相對，間亦形見，往往相調，言目中閨秀無如新婦妍且慧者。

居數年，帷薄甚修，遇有休咎，多因女決之。生家呼女為神娥。生感女意不復娶，女勸生納姬。生二子，為父後，生卒，女亦去。女嘗出生時小像，使生題識之，藏於家。

蠟技

時人有善蠟技者，團黃蠟作麒麟，成之指掌間，麟角畢肖，他物皆然，亦絕技也。人或求之作，萬萬不肯作。譎者知其癖，故握黃蠟誘之，又故故匿之，彼必索觀，再三而後與之。乃隨意團捏，酬對如常，俄頃而就。置之近身，意甚珍惜。伺間攫藏之，不然，少時便復毀之矣。

施建昌

有賣藥者施建昌，河南湯陰縣人。順治八年秋，歸自湖湘，日暮失道，經花圃之側，桃實方熟，纂纂出牆。施正飢，求牆缺處，逾而入，升樹飽啖，即憩樹上，倦而假寢。及覺，則明月既出，亭館凄然。風露滿衣，畏寒欲下。忽東閣門啟，語笑有聲，蔽樹葉窺之。見三小人高尺許，一虎首者紅衣，一馬首者黃衣，一羊首者綠衣，共攜酒饌，設亭前石上，席地對飲。虎首者中坐，羊馬左右焉。俄而角門再啟，復有四人出，一鹿首、一牛首、一狗首、一鬼首獨角。皆衣繒纒，其長不及前三人，亦就石上坐，相語曰：「月佳哉！」施駭甚，伏樹屏息。虎首者忽曰：「何故有生人氣？」皆曰：「良然。」嘩然而起，遍索圃中不得。羊首者謂曰：「大兄故善疑，生人安在？」眾皆笑，遂列坐飲酒。

良久，虎首者又曰：「我終覺有生人氣。」群起復大索不得。馬首者曰：「夜良如此，姑飲酒，無憂自擾也！」眾是之。乃相與拇戰，飛觥轟飲。已而虎首者呼曰：「此時生人氣甚濃。須再細搜之。」時斜月穿樹，人影墮地。虎首者見之，笑曰：「我豈妄言哉？固在此矣！」眾共歎其卓識，遂趨至樹下，仰而呼曰：「汝速下，否則禍汝！」施抱樹恐栗，不復能言。眾見其不答，則環樹詈辱，搖撼攀躍，而人小樹高，終不能及。無何雞亂鳴，群小人乃斂跡而去，角門亦闔。

施俟日出始下樹，欲窮其異，訪主人而告之故。主人姓陳氏，明季嘗官內翰，隱居於此。聞施言，未之信也。入告夫人，夫人曰：「其有焉，婢媼輩亦言東角門夜嘗有聲，盍察之？」同至角門內，諦視地上，有蹄跡焉，而甚小。其旁曲室，積薪草及敗櫝其中，塵埃蔽之，獨一積浮滑若常有物出入者。遂發其櫝，中貯數土偶，為虎頭馬頭諸形，杯盤之屬亦在焉。夫人泫然曰：「此亡兒戲具，吾不忍見，姑棄於此。今二十餘年，不虞其為怪也，令碎之。有聲有血。」

湯琇

馮生者蓋河南人，與同里湯琇，少時同學，最相善。兩人皆名家子也，居相比，齒相若，才相並，顧志趣不甚合。馮，弱書生也，循循曲謹，不減否人物；琇則慷慨激烈，殊有俠士腸，又多力善射，挽兩石弓，百步輒命中。兩人不相效，亦不相非。嘗同游水曲，馮載酒，琇挾弓矢俱，選徑僻處，踞坐豐草上，相與論志。馮因取片石，睨柳枝最高處擲之，祝曰：「以中否卜吾進退。」一擲而中。琇撫掌曰：「善。」適有鳥拂樹過，琇即援弓射之曰：「吾亦以此卜！」矢既鳴，鳥竟飛去。矢落灣波中。琇折弓投地歎曰：「已矣！」馮驚，慰之曰：「皆戲耳！何遽出此？」琇曰：「吾他日百發不一失，而今失之，豈非數也，君善為之。吾志決於此矣！」

是歲馮果領鄉薦，明年成進士。琇竟放浪山澤，有冥鴻之志。馮屢勸之，不顧也。馮既登仕版，遠宦閩粵間，作書招隱者三四。琇率不報，棄家游四方，於是並蹤跡不可得測矣。馮思之，往往至流涕。歲時存問其家，廉察十餘年，卒無知琇消息者。

馮嘗買一僮，頑劣特甚，殆不堪任使，食已即臥，起乃復食。或請賣之，馮憐其少，不忍也，且曰：「賣之他人，寧能聽之耶？」一夕，盜大至，從簷端下，皆雕面少年三十餘人，露刃秉火，舉室沸騰。僮徐徐從夢中起，振臂一叱，聲若虎豹吼，群盜駭然伏地不能起。僮一斷其手腕，擲垣外令去。馮家以全，始異僮之能。呼而詰之，已逸矣。

未幾，馮罷官，以妻子先歸，獨載一舟，溯江訪親舊。比歸，維舟京口。夜中纜忽解，簸蕩洪流中，行絕駛，不知幾百千里。舟中號恐，謂必葬魚腹。及曉，忽觸岸而止。沙嶼水島之間，其僮在焉，驚而就之。僮笑曰：「先生候主人久矣。」馮益詫曰：「先生為誰也？」僮曰：「去當識之。」引馮行裡許，有呼於斷崖之上者曰：「故人無恙耶？」仰而視之，琇也。顏鬢如舊時，衣巾飄灑，若鶴獨立於鬆上。馮不覺泣下，哽不能語。顧視峻壁，絕莫能登，則呼曰：「奈何？」俄有雲梯下，倚崖而齊其巔。僮翼馮以升，馮乃持琇而哭。

徐視崖上茅屋一區，旁無鄰，侍者二，其一僮也。屋中一石榻、一幾、一爐、一拂，壁張一琴，無他物也。馮問別後事，琇曰：「吾倦游至此，愛其幽曠，止焉。慮君之不可見也，故挽舟以來。」馮歎曰：「君棲煙露，味芝木，齊肩羽流，而吾墮塵海，且碌碌以死，懸去遠矣！」琇曰：「不然，君富貴中人，濟時潤物，世之所賴也。如琇者亦何貴哉？名教之地，樂於三山；忠孝之流，長於四海；菽粟迷味，勝於丹藥。忘身而利物，上也；遁世而全己，次也。吾亦不得已，姑出於此，君何羨焉？且君誠厭薄樊網，則飭而躬，一而志，凝而神，遵理而違欲，葆真而適道，安在其不仙也？敬掃白雲，待君促坐，區區之意，盡於此矣！」馮唯唯。琇遂起，導馮出屋後，仄徑秋豪，蜿蜒而下，俯見波濤，風檣滿江，指一泊舟曰：「君登矣！」言已，忽不見。馮惘然而登，則故舟也。舟人乃言君去後，舟為疾風驅至此。於是鼓棹而西，已達淮泗矣。遂歸洛中。

西坡逸叟

西坡逸叟，渭河狐仙也。元時隱山中。至洪武己巳，採藥山陽。見黑風起良方，須臾四障，天地昏黝，穢氣撲鼻。少焉，天宇寥青，紅雲絢晚，恍惚有物，露爪弩空，巨聲雷吼，振動林野。叟乃悚恐，疾走還山。回望西方，濃雲復布，猛雨繼集，雷訇電爍，冰雹凌風，山谷喧撼。復覺穢氣撲鼻如前，叟頗遑遽，倥傯斜行。

不半里許，遇一道士，手持桃枝，問：「叟何往？此時尚採藥乎？」叟未及對，道士即手中擊一小桃枝，授叟曰：「此可當兵。」方欲問訊，道士已杳。叟不勝嗟異，視桃枝已化鐵矛，六叉犀利，寒威可栗。霹靂再作，款有一蛙，大可埒牛，血口盆張，舉爪向叟。叟即揮矛當之，蛙被創腦裂，血膏塗地。叟亦頹倦，弛然僵臥。乃見前道士騎龍按虎而來，謂叟曰：「餘，孫真人也，今來賀爾！」已聞異音仙籟，繚繞霄漢間。遂有癡鐮一幅，斜被叟體。道士又遺一葫蘆，內貯神丹，曰：「服此長生。」於是凌雲攝虛，頃刻已逝。叟亦驚覺，夢中所受，宛然在焉。又於身邊得黃紙，大書「助天仙翁」四字，蓋以旌其殺蛙之功也。

叟自是服丹勤修，遂登仙籙。乾隆辛亥四月，某貴家扶鸞，叟降壇自述顛末如此。主人錄其語，餘為詮次焉。

交物

勞生者，好與物交。嘗謂交物莫妙於雞，莫凶於犬。昔嘗交犬，其陰如多，大病數月，服參耆乃愈。真畏途也。由是出犬而寵雞。其他羽蹄雌牝，多充下陳。嘗欲汗象，見其龐然大，逡巡退去，象得以貞。

癩蝦蟆

癩蝦蟆，蛙屬之至陋者也。然其為用，能啖蜈蚣而囚蚊，不可以貌廢也。張口向蜈蚣，蜈蚣伏不動，徐徐入其口中，而出於尻竅。復回身張口向中，又出入如前者三四，遂葬其腹矣。咀嚼之法，未有奇於此者。既啖數頭，乃強飼以丹砂，緘其口而倒懸之，以盤承其涎。既盡，放去，取筆濡涎，畫圈於紙，著壁上，室中之蚊咸集團中。去其圈，蚊復飛去。

范依

童子范依，從塾師受書。值清明，師歸展墓，依竊游郭外。遇少女偕一媼，共坐小車。依悅而尾之。車甚疾，苦弗能及。數里，御者渴，息轍山下，就近村取飲。時微雨新晴，女見杜鵑已開，映山紅爛，使媼下折之。依跡至，聞其語，適持一束，遂以贈女，女笑而受之。依挑以微詞。女不應，然時時卻扇流睇。頃之媼來。見女手中花，訝所從來。女慚，擲之地，而依尚立車右，低徊不去。媼悟，叱之曰：「何物郎子，輒敢貽阿姑花耶？」依惶恐失措，長揖媼前。媼亦笑憐其韶幼，徐問其裡居姓名，及執業。依具以實對，女私志之。御者至，遂推車以去。依亦惆悵歸塾。

竊其友，友漫給之曰：「此近村張朝奉女，名瑩者也，聞尚待字，宜求之。」依以為信，欲往訪。而師督頗嚴，久不得閒，乃取尺箋書瑩名，置諸枕函，飲食必祝，夜則焚香而禮之。

會端午節近，師徒散歸。依即如近村，訪得張朝奉，果有次女名瑩者。潛登其角門，適遇媼。媼識之曰：「若非范生耶？」依應曰：「是也。」媼悄語之曰：「阿姑為汝病矣，宜速以媒來！」依唯唯求見女。媼納諸曲室，以告女。女不可，便媼貽之帨，促之去，亦屬曰：「宜速以媒來！」媼復導依出。

是日朝奉訪遠親未還。僕婢皆游河上觀競渡，故依得入出，張氏卒無知者。依既歸，不得已自以意白母。母怒訶之曰：「汝好讀汝書，固將娶也，終不聽汝自求婦。」依羞窘無策，亦成疾。母悔之，為媒諸張氏，張氏弗許。依聞之，疾轉篤。女命亦劇。遂同日俱死。已而先後俱蘇。張氏喜曰：「女蘇矣！」女張目曰：「我依也，非瑩也！」依蘇，亦曰：「我瑩也，非依也。」音情皆不類。蓋已互易其舍矣。兩家駭極，交驗始信焉，遂婚為夫婦，男其情者女其身，女其情者男其形，一時以為異。

過期孕婦

近傳賈人某氏婦，孕十四月矣。其夫夢人語之曰：「若婦是月也，必誕，男也且貴，然若必毋出，出而婦產，婦產必殺兒。若必毋出！」其舅之夢亦云，遂信之。於是彌月皆不出，婦亦不產。亦漸疑其妾，父與子易而出焉。又五六月，如故也，皆曰：「夢妄耳。」遂同出。既出，婦腹痛產兒。兒墮地疾趨，視其面黧然黑也。婦駭甚，舉物投之。旋起，又投之，復僕。而婦腹又痛，產兒面紅色，直前掖黑面者起。婦愈駭，尋刀並斲殺之。腹又痛產兒，婦體已憊甚，不能運視，兒面則白色，行甚緩，就視前二兒皆已死，歎曰：「噫！」遂僕而絕。鄰里多見之者。其後亦無他異焉。

三都人

某公性迂拙，偶出所居村外，迷不能歸。遙見其季父耕田間，不識也。從之問途，而連呼之曰：「農、農。」季父怒且笑，戲應之曰：「血、血。」公即其處歇息，至暮始引歸。

有鄰婦冬夜號寒，公意憐之。次日往謂曰：「汝無衾苦寒，盍就我宿？」婦大恚置。公出，述其故於人曰：「彼婦殊不知恩。」聞者大笑。他日宰某邑，有訟者，三都人也。甫投牒，公怒即杖之。訟者請罪，公曰：「吾作秀才時，三都人屢負吾租，又誚辱我，故耳。」或告曰：「此三都非彼三都。」公悟，徐笑曰：「我真誤，天下固有兩三都也。」

沈利梁儀

湖州沈利，故筆賈也。後得秘制，遂不復賈，所制筆適用而壽可數十年。嘗曰「選豪極難。」兔鼠諸物，望輒辨之，徑拔其尤者一二豪，餘悉棄去。曰：「豪稚故易損。凡吾所選豪，皆雪霜鍛鍊已經十年者，柔韌精勁。故卒不敗。」累歲積豪，始足制一筆。其洗伐束縛之法，亦與他工異。惜不傳矣。沈後不知所終。

同時有梁儀者，以制硯聞。梁儀者鎮江人，或曰姓名蓋逸矣。善制硯，嚴於選石，若沈利之選豪，雖端石略不佳者，輒置弗琢，率數歲乃成一硯。他日遊某氏園，止花砌旁，指一石曰：「是為硯。」某氏取付之。三年不成，一旦成之，命曰：「井田硯。」硯池中刻牛一頭，墨堂為「井」字文，隱起如線。以歸某氏，某氏睨之笑曰：「奇則奇矣。然分畦畫畝，將牽牛而蹊田耶！」梁使試以水，則井字沒與石平，牛亦轉動如生，水乾則復，始訝其神。梁曰：「吾因其材而琢之。不然則廢井矣。向竊不得其制，是以久而弗成也。」竊歎精能如二子，所謂技進乎道者歟？李介夫述而稱之，餘為之合傳。嗟乎！選之必精，用之必當，獨筆硯乎哉？

蜘蛛

馬耳山瞰海州城。有蜘蛛宅山上，不知幾何年物也，亦往來雲台、伊蘆、大伊諸山，能神怪。土人往往見之，或如寒月嵌霄，倏忽上下，大小不常，蓋其珠也。間游海中，戲弄海舶。或離水升空，已復在水，而舶中器具，略不搖撼。人亦習之，不為駭異。有吳某嘗出於道，見西林黝黑一障，而光燦可鑒。漸近，覺沙石撲面。急伏地，乃聞驟風怒雷，浮身而過，神智迷惑。須臾而定。起視西林，黑光東矣。人曰：「此蜘蛛過也。」視吳面色如傅靛。洗之乃去，而水不加藍。海州城內，常有風寒晦，而城外喧旭，草木不搖，或以為亦蜘蛛所為也。

書吏

山西有書吏，自太原假歸，攜二僕策蹇負囊。路遇少婦，亦騎驢相先後，從一童子，蓋弟送其姊歸其夫家者也。稍相問訊，遂與目成。童徐行，見道旁樹巔有鵲巢，潛上取。既下而婦遠矣，度姊已至其家，遂不前而返。婦既諧吏行，乃忘分道，亦不知童子未從也。

日昃抵一村，吏之佃舍在焉，止婦與宿。夜將半，二僕相與謀攫囊橐逸去。給佃舍傭者曰：「我先歸耳。」傭信之。已聞吏所聲甚嘩，亟起索燭往覘，則吏與婦並為盜所殺，浴血中得其家剗草刀。懼獲罪，即瘞屍郊外。

數日，婦夫迎婦於婦家，家以既歸對。詰諸童子，得中途探巢，婦與書吏偕行狀。急蹤跡之，至佃舍曰：「歸矣！」至吏家則訝曰：「未歸！」乃共執傭者訟之官。傭吐實，且曰：「必二僕殺之，故逃。」官以為然，亟捕二僕訊之，則堅不承，曰：「竊窺不敢隱，實未殺人。」既往發屍，婦屍已不見，吏與一僧屍耳，而僧屍固無創，莫不駭異。獄遂久不決。

先是，傭者女嘗與鄰人之子私，既而絕之。其夜鄰子復往，值婦與吏寢，疑女別遇，忿甚，索得廄中剗草刀殺之，逃去。既而知其誤，復歸調女，女不許。鄰子怒且罵曰：「恨爾夜不曾殺女！」女詫其語，竊告傭者白官，執鄰子，一鞠而伏，終以殺僧無驗，又不得婦屍，緩其獄。遣胥挾童子，廉諸他邑。有婦浣溪上，童子乃言直其姊也。婦亦驚涕相問，遂告以由。方婦之瘞郊外也，遲明，有二僧過瘞所，覺土中觸觸動，掘視得二屍，婦傷刃未殊，已蘇矣。一僧欲取為梵嫂，慮此僧見梗。遽扼殺，並吏掩之，負婦歸寺中。潛蓄頂發，易衣冠，遁居他邑。至是僧他適，婦出浣衣，獲遇其弟雲。於是執僧及鄰子抵罪，餘各論律有差。